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吉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结构分为两类,出土了大量器物。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标准器,可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其年代应处于战国早期,此墓葬为研究浙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过渡及战国时期墓葬葬期提供了新的材料。

关键词 浙江安吉 笔架山 春秋战国 土墩墓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安吉县地处浙江省西北部,北临长兴县,南接临安、余杭区,东为湖州市、德清县,西与安徽接壤,东、南、西三面天目山脉绵亘,东北部属杭嘉湖平原。

笔架山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兰田村东部,南北走向,因形似笔山得名,山前岗地及高地上随处可见隆起的土墩,均为古代墓葬封土,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笔架山古墓群所在地,其西南方4公里处为安吉古城和龙山古墓群。因杭(州)长(兴)高速公路建设,2005年7~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安吉县博物馆,对涉及的4座土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编号为D48、D129、D130、D131,其中前三座墩位于兰田村杜母岗,均为一墩一墓,D131位于兰田村小稻场,墩内有墓葬6座^[1]。

一 墓葬形制

这次发掘的9座墓葬,D48M1、D129M1、D131M4规模略大,其余6座规模较小。依墓道的有无,可分两类:甲类,2座,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乙类,7座,无墓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一)甲类墓葬 2座。

D48M1

墓上封土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径23.8、南北短径18.0、中心部位高2.1米,自上而下可分四层,第①层为现代耕作层;第②层为黄土;第③层为花土;第④层为黄土夹杂红褐色颗粒。四层封土均由中心向四周底斜,未见明显的夯层及夯窝。

墓葬开口于④层下,打破红褐色硬质颗粒状生土,带斜坡墓道,墓葬整体平面布局呈“甲”字

形,墓向85°。墓室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长7.60、宽2.70~2.90、深0.70米,底部前端近墓道处有一长1.52、宽0.40、深0.2米的坑,坑底未见遗物,用途不明。斜坡墓道位于墓室东端,西窄东宽,其底部高于墓室底约0.25米,墓道长6.0、宽1.30~2.04、深0~0.48米(图一)。

该墓曾被盗,仅余墓室前端约2米长的部分未经扰动,残留原始瓷盅式碗、印纹硬陶罐及夹砂陶钵等11件随葬品。

D131M4

因近现代土地平整,封土无存,形状大小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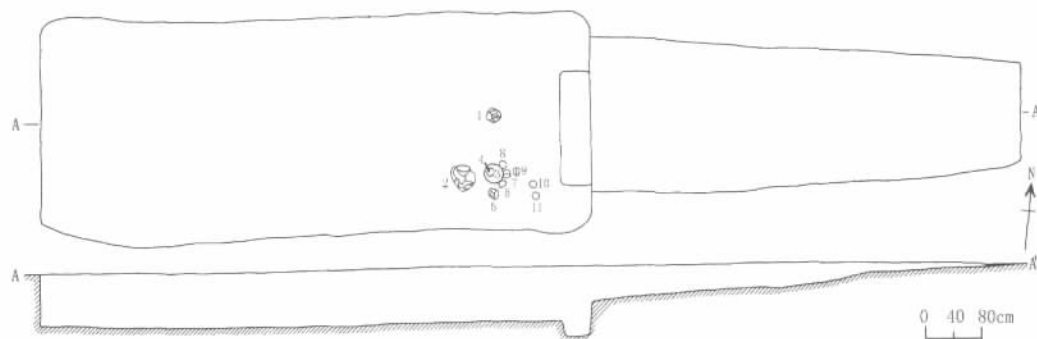
墓室近长方形,生土坑壁,墓向283°,墓室长3.65、宽1.54~1.80、深0.20~0.30米,西端正中连接一条长2.06、宽0.80~1.10米的斜坡墓道,墓道东端与墓室底部齐平。墓室南侧靠近拐角处有一个长方形陪葬器物坑,长1.60、宽0.84米,深度与墓葬一致(图二)。

墓室出土随葬器物10件,器类有印纹硬陶坛、印纹硬陶敛口罐、硬陶盖、原始瓷盖罐、原始瓷盖、泥质陶纺轮、夹砂陶盆等。器物坑局部已被破坏,从残存器物看,随葬品应是成排放置,排列紧密,东西3排,南北不清,从器物大小看,南北可能有6排。器物坑共修复器物17件,器类有印纹硬陶坛、罐、甗、原始瓷壶等,大部分为印纹硬陶坛,每件坛口上均有一件夹砂陶盖,该现象也见于D131M6。

(二)乙类墓葬 7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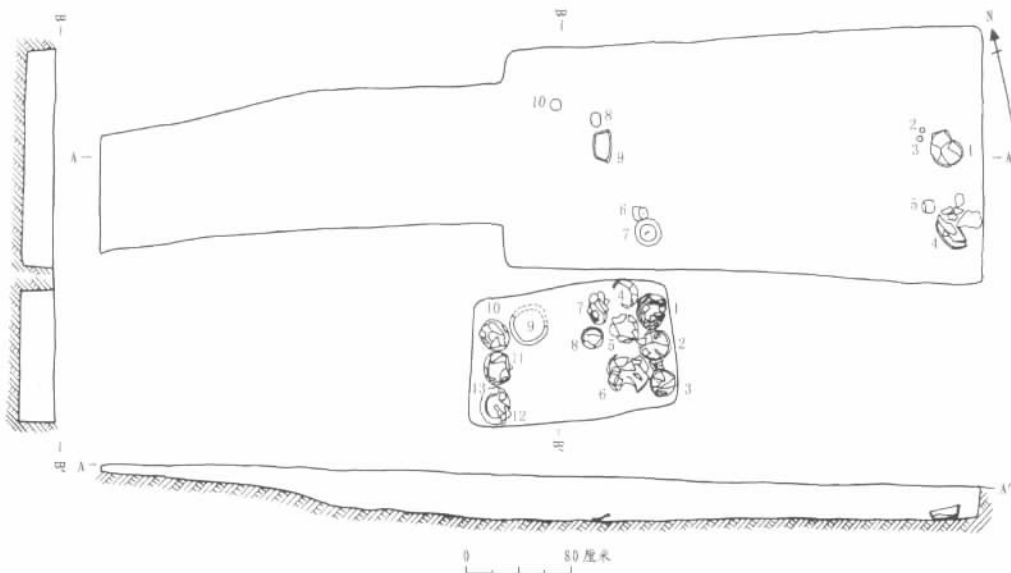
D129M1

墓上封土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径9.80、南



图一// D48M1 平面剖面图

1. 印纹硬陶双耳罐 2. 印纹硬陶广肩罐 3. 夹砂红陶盆 4~11. 原始瓷盅式碗



图二// D131M4 平面剖面图

墓坑出土器物: 1. 印纹硬陶坛 2~3. 泥质陶纺轮 4. 印纹硬陶坛 5~6. 印纹硬陶敛口罐 7. 原始瓷盖罐 8. 原始瓷盖 9. 夹砂红陶盆 10. 硬陶盖

陪葬坑出土器物: 1~6、10~12、14~16. 印纹硬陶坛 7~8. 印纹硬陶罐 9. 夹砂红陶盆 13. 夹砂红陶盖 17. 原始瓷壶 (14~17号器物为修复时补编,未表现在图上)

北短径 8.20、现高 1.45 米。可分两层,第①层为现代耕作层;第②层为黄土夹杂红色颗粒,较致密(图三)。

墓坑开口于②层下,平面长方形墓向 102°,长 8.0、宽 5.50~5.70、深 1.10 米。墓内填土为黄土夹杂褐色土。从墓坑壁观察,墓外一周上部为红色土,系人工堆筑而成,下部为褐色生土。

一现代竖井式盗洞自封土顶部一直打穿墓坑底部生土,但未见沿坑底横挖的现象。墓坑底部无随葬品出土。

D130M1

位于 D48M1 的北侧,墓坑表土层下开口,距地表 0.30 米,打破夹杂褐色颗粒的红色生土。平

面长方形,墓向 80°,长 3.16、宽 1.40、深 0.30 米(图四)。

墓葬出土随葬器物 18 件,种类有印纹硬陶坛、罐、原始瓷盅式碗、泥质陶钵、纺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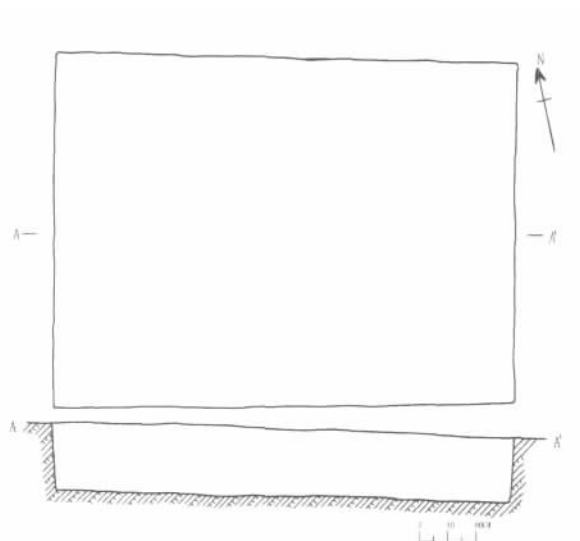
D131M6

位于 D131M4 的南侧,由于土地平整,封土已被破坏,形状大小不明。墓口距地表 0.60 米,平面长方形,墓向 100°,长 3.68、宽 1.62~1.82、深 0.60 米(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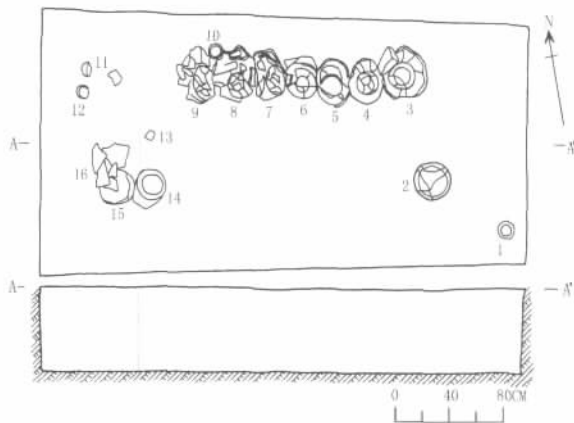
墓葬出土随葬品 16 件。器类有印纹硬陶坛、印纹硬陶敛口罐、原始瓷杯、夹砂红陶三足盘等。

二 遗物

此次发掘的墓葬,除 D129M1 未见随葬品外,



图三// D129M1 平剖面图



图五// D131M6 平剖面图

1、10~12 印纹硬陶敛口罐 2. 夹砂红陶三足盘
3~9、14~16. 印纹硬陶坛 13. 原始瓷杯

其余 8 座墓葬都有遗物出土,少者 1 件,多者达 18 件,共 107 件(组)。依质地可分为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泥质陶和夹砂陶等,以印纹硬陶器为大宗,原始瓷器次之。器物种类有原始瓷盅式碗、盖罐、壶、器盖、印纹硬陶坛、罐、瓮、夹砂陶盘等,部分墓葬还出有陶纺轮。现依质地区别分述如下:

(一)原始瓷

原始瓷器共出土 26 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 24.3%,大部分墓葬都有出土,在随葬品中仅次于印纹硬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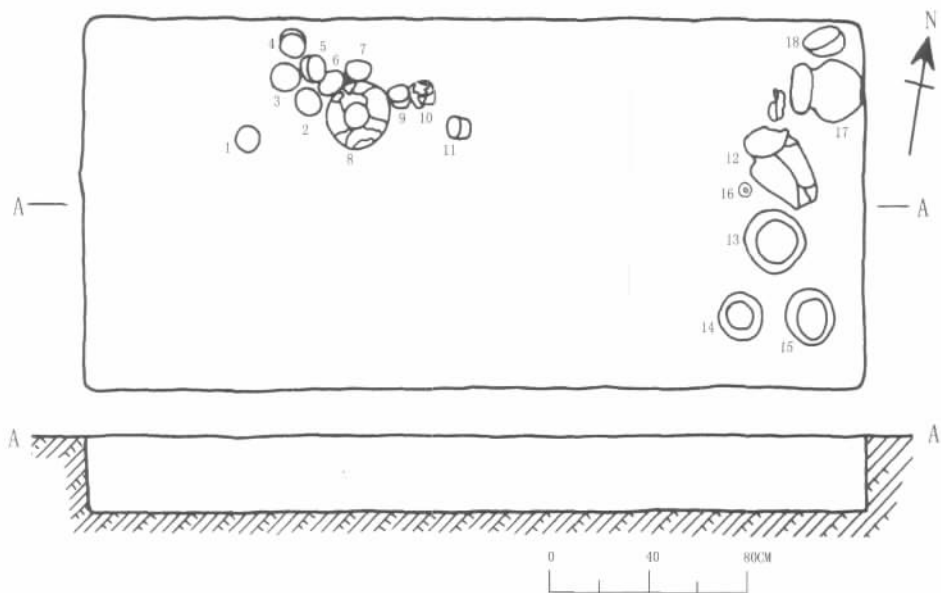
原始瓷器除个别较大的罐、壶外,均为轮制,

内底多见整齐的轮旋纹,外底有弧线切割痕迹。胎灰白色,质地致密,釉色青黄。原始瓷碗、杯等小件器物内外壁施满釉,罐、壶等较大的器物则只是器表施釉,均有凝釉现象。器物表面以素面为主,少数器物可见弦纹和戳刺“C”形纹装饰。

器物种类有盅式碗、碟、盖罐、器盖、壶、杯等。

盅式碗 15 件。均素面无纹。按口沿不同,分 A、B 两型。

A 型 14 件。子母口,尖唇,上腹壁斜直,下腹弧向内收,平底。施青黄釉。D130M1 :2,口径 8.8、底径 6.4、高 5.5 厘米(图六 2)。



图四// D130M1 平剖面图

1~7. 原始瓷盅式碗 8. 印纹硬陶罐 9~11. 印纹硬陶敛口罐 12~13、15、17. 印纹硬陶坛
14. 印纹硬陶双耳罐 16. 泥质陶纺轮 18. 泥质陶钵

B型 1件。直口,尖唇,上腹壁斜直,下腹折向内收,平底。施青黄釉。D130M1:4,口径9.4、底径5.3、高5.3厘米(图六3)。

碟 7件。敞口,弧腹,平底。施青黄釉,釉大部分剥落,素面。D131M2:3,口径12.0、底径6.0、高3.5厘米(图六1)。

盖罐 1件。D131M4:7,直口,鼓肩,腹壁微弧,平底。肩部用泥条贴塑对称双耳。口径9.0、底径8.4、高15.6厘米。盖沿直,盖面圆弧,顶附鸟形纽。口径10.8、高1.7厘米。器体和盖均施青黄釉,胎釉结合差,釉剥落严重(图六8)。

器盖 2件,依盖面的不同,分两式。

I式 1件。D131M4:8,盖沿直,盖面圆弧,顶附鸟形纽。釉色青黄,釉层薄,局部剥落。口径10.6、高3.4厘米(图六4)。

II式 1件。D131M5:7,盖沿直,盖顶平,附鸟形纽。釉剥落。口径9.8、高2.5厘米(图六5)。

杯 1件。D131M6:13,直口,圆唇,深腹,上腹壁微外弧,下腹壁近底处曲向内收,平底。口径5.8、底径4.0、高6.0厘米(图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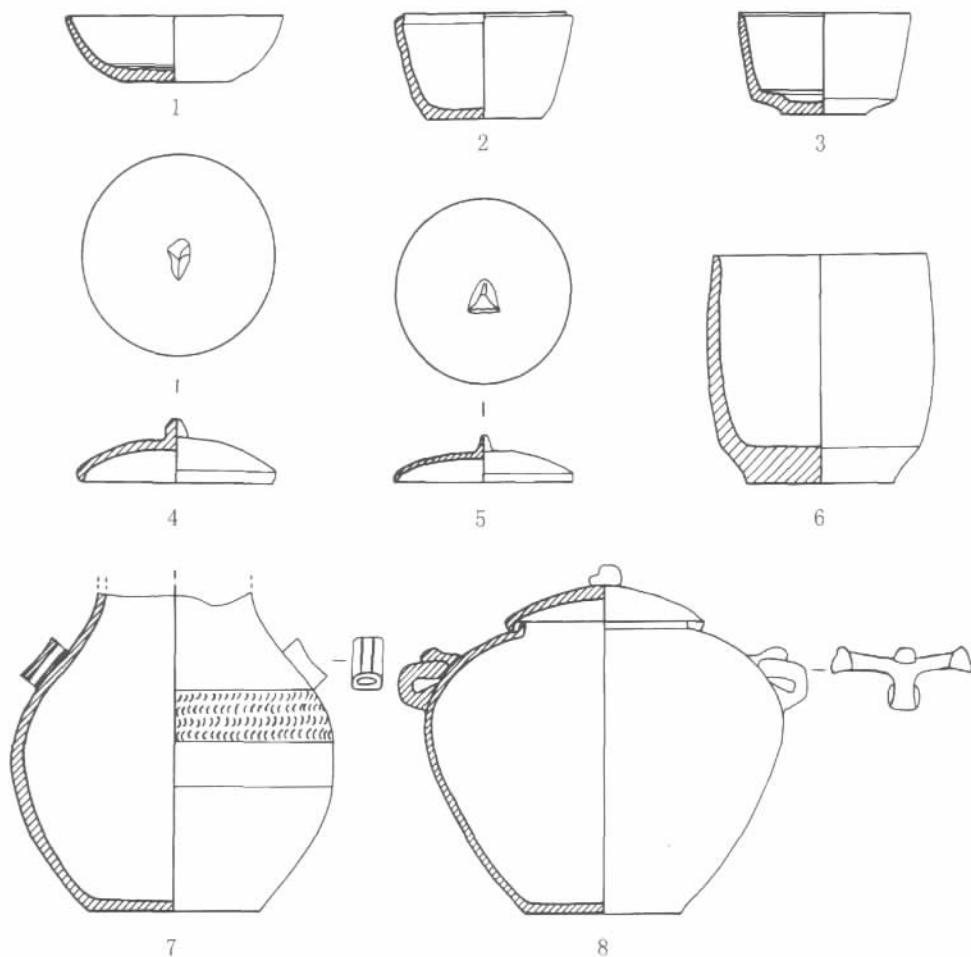
壶 1件。D131M4Q:17,口沿残,溜肩,鼓腹,平底。肩部附对称管状耳,腹部刻划3道弦纹,上两道弦纹间戳刺4圈“C”形纹。底径9.4、残高17.0厘米(图六7)。

(二)印纹硬陶

印纹硬陶共出土66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61.7%,见于所有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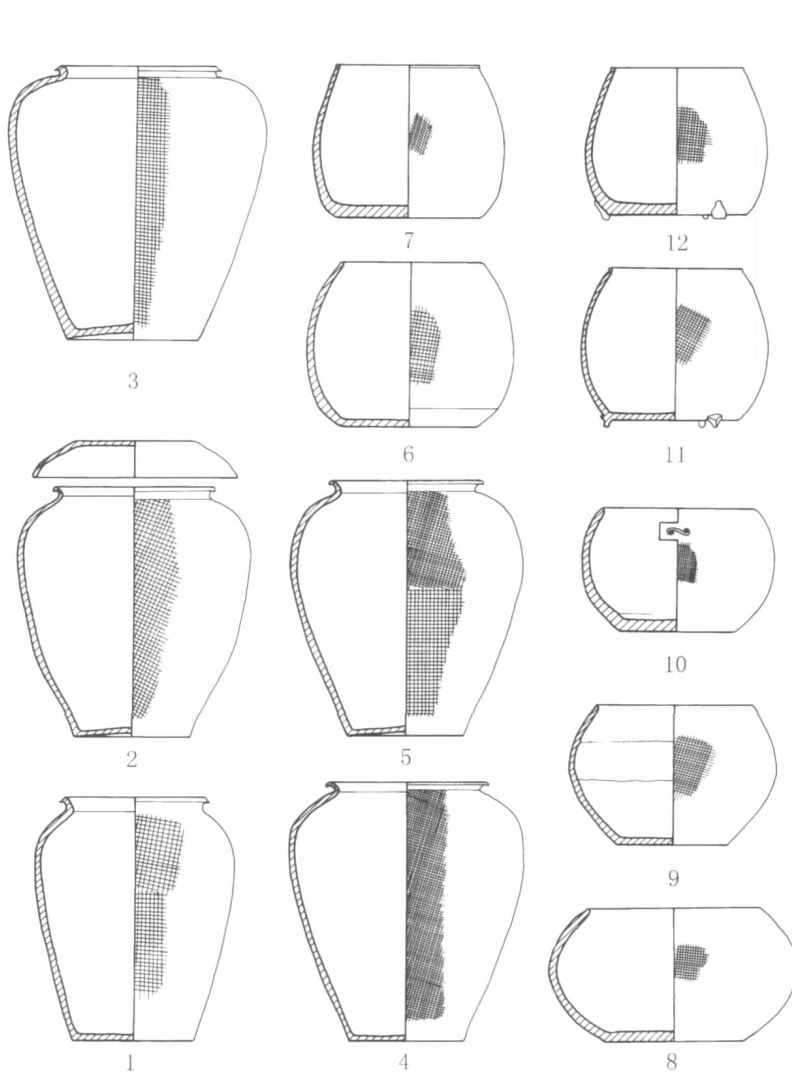
均泥条盘筑成型,器物内壁可见指捺痕迹。烧成火候高,胎呈红褐或灰白色,质地硬。拍印小方格、细方格纹或麻布纹等,除部分印纹硬陶坛拍印小方格和细方格的组合纹饰外,其余器物均拍印单一纹饰,个别印纹硬陶敛口罐近口沿处贴塑横沟“S”形纹。

器类有坛、罐、甑、甗等,以坛为多,罐次之,其



图六// 原始瓷器

1. 碟(D131M2:3) 2. A型盅式碗(D130M1:2) 3. B型盅式碗(D130M1:4) 4. I式器盖(D131M4:8) 5. II式器盖(D131M5:7)
6. 杯(D131M6:13) 7. 壶(D131M4Q:17) 8. 盖罐(D131M4:7)(6为1/2,余均为1/4)



图七// 印纹硬陶坛、敛口罐

1. I式坛(D131M5:4) 2. II式坛(D131M6:15) 3. III式坛(D130M1:13) 4. II式坛(D131M6:4) 5. II式坛(D131M4Q:16) 6. Ba I式敛口罐(D131M4:5) 7. Ba II式敛口罐(D131M1:5) 8. A I式敛口罐(D131M6:1) 9. A II式敛口罐(D131M5:6) 10. A III式敛口罐(D130M1:9) 11. Bb I式敛口罐(D131M5:9) 12. Bb II式敛口罐(D131M5:5) (1~5为1/8, 6~12为1/4)

余数量较少。

坛 38件,据肩部的不同,分三式。

I式 2件。溜肩。均为折沿,尖唇,腹壁斜直,平底。D131M5:4,肩部拍印斜向小方格纹,腹部则拍印竖向小方格纹。口径14.4、底径12.1、高26.2厘米(图七:1)。

II式 31件。圆肩。均为折沿,口沿与肩部的夹角为锐角,尖唇,圆肩,腹壁斜直,平底微凹。D131M6:4,拍印斜向细方格纹。口径16、底径12、高28、肩径24厘米(图七:4)。D131M4Q:16,肩及

上腹部拍印斜向细方格纹,下腹拍印直向小方格纹。口径16、底径12、高27.6、肩径24厘米(图七:5)。D131M6:15,饰斜向小方格纹。口径16.6、底径12、高27、肩径24厘米。口上置夹砂黄陶盖,盖壁斜弧,口径21.2、盖顶径11.6、高4厘米(图七:2)。

III式 4件。广肩近折沿,短直颈,尖唇,斜直腹,平底内凹。器表拍印直向细方格纹。D130M1:13,口径15.8、底径13.5、高29.2、肩径26.4厘米(图七:3)。

罐 共出土23件,据口部、肩部及耳的有无,分为敛口罐、广肩罐和双耳罐。

敛口罐 19件。依腹部的差别分A、B两型。

A型 鼓腹,腹较浅,依腹径与器高之比的不同,分三式。

I式 2件。敛口,扁鼓腹,腹径较大,平底,器表拍印小方格纹。D131M6:1,口径8.8、底径7.2、高7.2、腹径12.8厘米(图七:8)。

II式 7件。敛口,鼓腹,腹径较I式变小,器型微扁,平底或略内凹。器表拍印小方格或细方格纹。D131M5:6,口径8.3、底径5.9、高7.5、腹径10.9厘米(图七:9)。

III式 3件。敛口,球腹,腹径较II式进一步变小,平底。器表拍印细方格或麻布纹。D130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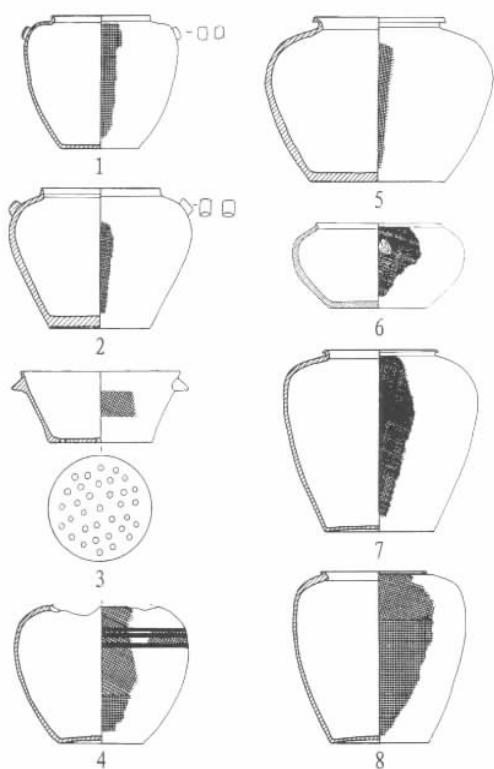
9,器表拍印麻布纹,近口沿处对称贴塑两个横向“S”纹。口径7.8、底径5.4、高6.6、腹径10.0厘米(图七:10)。

B型 垂腹,腹较深,据足的有无,分Ba、Bb两亚型。

Ba型 无足,依腹径的变化,分两式。

I式 3件。敛口,垂鼓腹,平底。D131M4:5,器表拍印小方格纹。口径7.3、底径7.0、高8.8、腹径10.6厘米(图七:6)。

II式 2件。敛口,上腹斜直,下腹微鼓,平



图八// 印纹硬陶器

1. 双耳罐(D48M1:1) 2. 双耳罐(D130M1:14) 3. 甗(D131M1:4) 4. I式广肩罐(D131M4:4) 5. II式广肩罐(D130M1:8) 6. 甗(D131M4Q:8) 7. 甗(D131M5:3) 8. 甗(D131M5:2) (4、7、8为1/16,其余均为1/8)

底。D131M1:5,器表拍印细方格纹。口径7.2、底径7.6、高8.2、腹径9.8厘米(图七:7)。

Bb型 底有三足,依腹径的变化,分两式。

I式 1件。D131M5:9,敛口,垂鼓腹,平底,下附三足。器表拍印细方格纹。口径7.0、底径6.8、高8.5、腹径10.0厘米(图七:11)。

II式 1件。D131M5:5,敛口,上腹壁斜直,下腹微鼓,平底,下附三足。器表拍印细方格纹。口径6.8、底径7.1、高8.0、腹径9.4厘米。(图七:12)。

广肩罐 3件。依肩部和腹部的变化,分两式。

I式 1件。鼓肩,腹壁微外弧,平底内凹。D131M4:4,口残。肩部饰3道弦纹,上腹及肩部拍印斜向小方格纹,下腹拍印竖向小方格纹。底径

15.6、残高26.6厘米(图八:4)。

II式 2件。折沿,尖唇,肩外鼓近折,腹部斜直,平底。D130M1:8,器表拍印单一竖向细方格纹。口径12、底径12.6、高14.9厘米(图八:5)。

双耳罐 2件。直口,广肩近折,腹壁斜直,平底。肩部附管状双复系,器表拍印细方格纹。D130M1:14,口径10.9、底径9.4、高12.6厘米(图八:2)。D48M1:1,口径9.2、底径7.0、高12.0厘米(图八:1)。

甗 1件。D131M1:4,敞口,口沿下附双釜,腹壁斜直,平底。底镂密集圆孔,器表拍印细方格纹。口径14.6、底径9.6、高6.4厘米(图八:3)。

甗 1件。D131M4Q:8,直口,鼓肩,腹壁斜直,平底。肩部堆贴两个对称的装饰性小纽,器表拍印细方格纹,口径10.6、底径8.8、高7.6厘米(图八:6)。

瓮 2件。折沿,尖唇,广肩近折,底内凹。D131M5:3,器表拍印斜向细方格纹。口径21.2、底径20.0、高32.8厘米(图八:7)。D131M5:2,肩部拍印斜向细方格纹,腹部拍印竖向细方格纹。口径21.6、底径18.4、高30.8厘米(图八:8)。

(三) 硬陶

仅3件盖,依盖面的不同,分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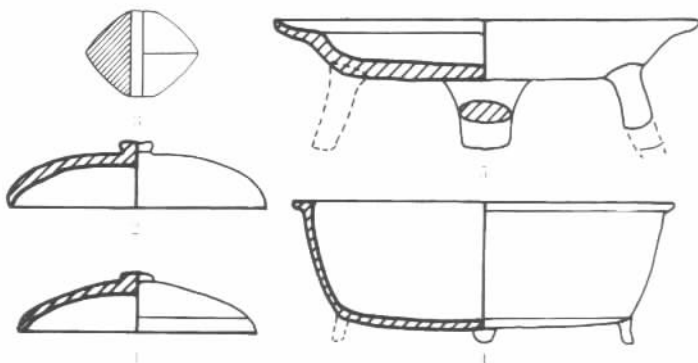
I式 1件。D131M4:10,敞口,盖面圆弧,顶附小圆饼纽。口径7.6、高1.8厘米(图九:1)。

II式 2件。D131M1:2,直口,盖面圆弧,盖顶平,上附小圆饼纽。口径7.7、高1.8厘米(图九:2)。

(四) 泥质陶

共6件,器类仅有纺轮和钵。

纺轮 5件。D131M1:7,泥质灰陶,算珠状,



图九// 硬陶、夹砂陶、泥质陶器

1. I式硬陶盖(D131M4:10) 2. II式硬陶盖(D131M1:2) 3. 泥质陶纺轮(D131M1:7) 4. 夹砂陶盆(D48M1:3) 5. 夹砂陶盘(D131M6:2)(1~3为1/2,4、5为1/4)

最大径 3.6、孔径 0.8、高 2.6 厘米(图九 3)。

钵 1 件,泥质灰陶,陶质松软,无法修复。

(五) 夹砂陶

夹砂陶出土较多,器类有盖、盘、盆等,以盖为多。因陶质疏松,大多无法起取,完整或复原器仅有 8 件。

盖 主要出于 D131M4 器物

坑和 D131M6,均覆盖于印纹硬陶坛上(图七 2)。

盘 2 件,复原 1 件。D131M6 :2,敞口,沿面微内凹,曲腹,腹浅,平底,底附三扁柱状足。口径 24.2、高 8.0、盘深 3.6 厘米(图九 5)。

盆 2 件,复原 1 件。D48M1 :3,敞口,平折沿,腹壁斜直,底微弧,下附三扁柱状足。口径 24.0、底径 18.4、高 8.8、腹深 8.0 厘米(图九 4)。

三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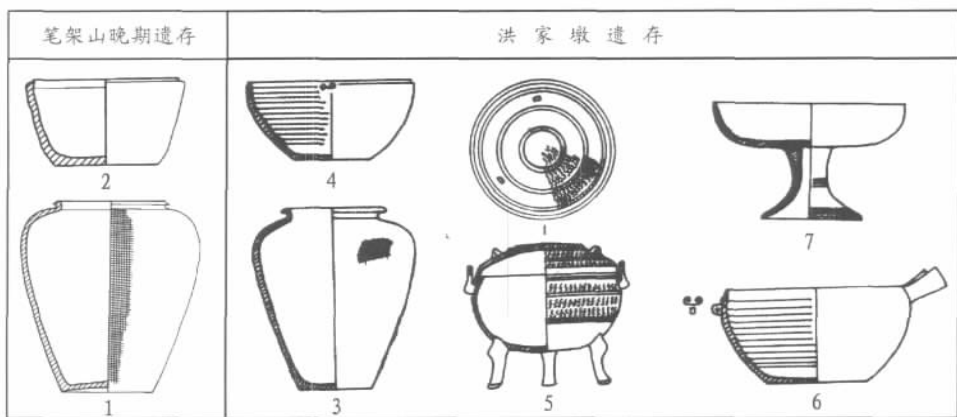
(一) 分期与年代

1. 分期

本次发掘出土的 107 件(组)器物中,印纹硬陶 66 件,原始瓷 26 件,两类器物占有出土器物总数的 86%,所有 9 座墓葬,除 D129M1 无器物出土外,这两类器物见于其余 8 座墓葬,应是墓葬中有代表性的随葬品。从以往的考古资料看,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也是浙江地区商周时期古墓葬的主要随葬品。下文将以这两类器物为标准器,结合其他器物,对上述墓葬进行分期。

由下表知,D131M2、D131M5、D131M6 均出土 II 式印纹硬陶坛与 A II 式印纹硬陶敛口罐,表明三者年代上应是同时的,可归为一组,暂称甲组。而 D131M2 的原始瓷碟与 D131M6 的夹砂陶盖,二者虽质地、功能不同,但形制一样,也说明把 D131M2 和 D131M6 归为一组是可行的。

D130M1 中 III 式印纹硬陶坛与 A III 式印纹硬陶敛口罐共存,而不见 III 式印纹硬陶坛、A III 式印纹硬陶敛口罐与 II 式印纹硬陶坛或 A II 式印纹硬陶敛口罐共存的墓葬,因而可将 D130M1 单独归为一组,暂称乙组。



图十 // 笔架山晚期遗存与洪家墩遗存比较图

1. 印纹硬陶坛(D130M1:13) 2. 原始瓷盂式碗(D130M1:2) 3. 印纹硬陶坛
4. 原始瓷碗 5. 原始瓷鼎 6. 原始瓷甗 7. 原始瓷豆

D131M3、M4 出土甲组的代表性器物 II 式坛, D131M4 的 II 式原始瓷盖与甲组 D131M5 的原始瓷罐的盖,形制类同,可将 D131M3、M4 归入甲组。

D131M1 出土的 Ba I、II 式印纹硬陶敛口罐,虽然不见于甲组器物,但其形制分别与去掉三足的 Bb I、II 式印纹硬陶敛口罐相同,同时,该墓又不见乙组的指征性器物,因此,可把 D131M1 归入甲组。

D48M1 与乙组的 D130M1 出土相同形制的 A 型盂式碗、双耳罐和 II 式广肩罐,可把 D48M1 归入乙组。

D129M1 没有器物出土,无法归组。

通过上文分析,可把除 D129M1 的 8 座墓葬分为甲、乙两组,分别代表早、晚两期,早期以甲组为代表,包括 D131M1、M2、M3、M4、M5、M6;晚期以乙组为代表,包括 D48M1、D130M1。

下面以印纹硬陶坛、敛口罐和广肩罐为例来说明早晚期器物的演变规律。

印纹硬陶坛:早期,折沿,口沿与肩的夹角为锐角,溜肩或圆肩,纹饰包括小方格、细方格和麻布纹,拍印单一纹饰或者小方格与细方格的组合纹饰;晚期,折沿,短直颈,广肩近折,纹饰只有细方格和麻布纹两种,每器均拍印单一纹饰。

敛口罐:A 型,早期,扁腹,腹径较大,拍印单一的小方格纹、细方格或麻布纹;晚期,球腹,腹径较早期小,拍印单一的细方格或麻布纹。

广肩罐:早期,鼓肩,腹壁微外弧;晚期,肩外鼓近折,腹部斜直。

浙江安吉笔架山古墓葬分期表

期别	墩号	墓号	随葬品												
			硬纹陶						原始瓷				泥质陶		
			坛	瓮	敛口罐	广肩罐	双耳罐	甗	甗	盖	碟	盖罐	碗	壶	杯
			A	Ba	Bb	A	B	A	B	A	B	A	B	A	B
晚	D130 D48	M1	Ⅲ			Ⅱ	✓								
		M1				Ⅱ	✓							✓	
早	D131	M6	Ⅱ												✓
		M5	Ⅱ							Ⅱ					
		M4	Ⅱ			Ⅰ		✓		Ⅰ		✓			
		M3	Ⅱ												
		M2	Ⅱ								✓				
		M1										Ⅱ			

2. 年代

本次发掘不见可明确断代的器物,以往的考古资料中,也无年代相同可资横向比较的材料。因而,只能依已有研究成果,纵向比较来确定该次发掘出土遗存的年代。

印纹硬陶坛是此次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也是浙江地区商周时期墓葬中的常见随葬品,最有代表性。据陈元甫先生研究,印纹硬陶坛的演变规律为最大径逐渐上移,肩部越来越外鼓,口径由小于底径到口径相当,再到口径大于底径演变^[2]。

这次发掘的笔架山早期遗存的印纹硬陶坛为圆肩,拍印单一小方格纹或小方格纹和细方格纹的组合纹饰,形制及纹饰与春秋晚期的印纹硬陶坛相似,但部分器物的口沿已由春秋晚期的卷沿演变为折沿,口径则从春秋晚期的口径相当,演变为口径大于底径,拍印小方格、细方格纹或麻布纹。折沿、口径大于底径和麻布纹均为战国时期坛的特征。而 D131M5 则不但出土了具有春秋晚期特点的Ⅱ式坛、AⅡ、BbⅠ、BbⅡ敛口罐等早期遗存的代表性器物,而且还出土了肩部外鼓近折、具战国特征的瓮。据此,笔架山早期遗存的年代应处于春秋战国之际。

笔架山晚期遗存的Ⅲ式印纹硬陶坛广肩近折,短直颈,拍印单一细方格或麻布纹,已无春秋时期特征,其年代应进入战国。从器物形制的演变看,笔架山晚期遗存的Ⅲ式坛(图十:1)又应略早于时代相当于战国早中期的绍兴福全镇洪家墩遗存^[3]的Ⅱ式印纹硬陶坛(图十:3),另外,洪家墩遗存的Ⅱ式原始瓷碗,子母口,弧腹,平底(图十:4),也应由笔架山晚期遗存的A型原始瓷盅式碗(图十:2)演变而来。此外,从资料的整体性分析,洪家墩遗存已经具有较多的楚文化因素,如楚式鼎、匜、豆(图十:5、6、7),这说明楚文化对越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越文化的礼制领域。然而,笔架山晚期遗存内涵单纯,不见楚文化因素,从这一角度分析,笔架山晚期遗存也应略早于洪家墩遗存,其年代应处于战国早期。

(二)发掘的主要收获

1、本次发掘墓葬虽然数量不多,但遗存内涵单纯。从墓葬形制看,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两座墓葬还有较短的斜坡式墓道,与传统的土墩墓已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就出土器物而言,仍然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为主,继承了吴越土墩墓的传统。墓葬年代处于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早期,正

当土墩墓逐渐消失,土坑竖穴墓悄然兴起的转折时期,因而本次发掘材料对研究浙江地区春秋时期文化向战国时期的文化过渡、完善战国时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新材料。

2、D131M4 墓坑南侧近墓道处有一个长方形的陪葬器物坑,这种陪葬器物坑在安吉龙山大型战国墓^[4]和长兴鼻子山战国墓^[5]已有发现,但不同的是,后两者的器物坑位于墓葬封土之外,而 D131M4 的器物坑紧靠墓坑,应该是处于 D131M4 的封土之内,系浙江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越文化的埋葬习俗提供了考古新资料,并对以后的考古发掘具有启示作用。

3、安吉古城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地表城墙大部分尚存,城墙外有环壕。根据对城内堆积和城墙的试掘得知,古城始建于战国,沿用至晋^[6]。古城西南 1 公里处为龙山古墓群,2004 年发掘的编号为龙 D141M1 的战国墓^[7],即为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古城东北方 4 公里处则是笔架山古墓群。这两处古墓群和古城时代对应,二者应有密切的联系,可能是当时城外的墓地。这次笔架山古墓葬发掘为研究两者关系、确定古城年代都具有借鉴意义。

4、D129M1 墓内为黄土夹杂褐色土,从墓坑边壁看,墓外一周上部为红色土,系人工堆筑而成,下部为褐色生土,墓坑开口清晰,边壁清楚,但此墓没有出土随葬品,墓底也不见任何有机质朽

烂的痕迹,虽然墓上发现一现代盗洞一直打破墓坑底的生土,但未见沿墓坑底部横向盗掘的现象,可见,墓内未发现随葬品并非因现代被盗;从墓上封土保存较好的情况分析,也不可能是挖好墓坑后又弃用,若是弃用此墓坑的话,则不必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来堆筑如此大的封土。如此规模墓坑,边线清楚,却无任何有机质朽烂痕迹,更无一件随葬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否是一种特殊葬俗?此种特殊现象值得注意。

发掘整理:田正标(领队)
黄昊德 邱宏亮 夏朝日
器物绘图:田正标 夏朝日 黄昊德
执 笔:黄昊德 田正标 邱宏亮

[1]因土地平整,封土已不存,根据当地村民回忆,原有一较大的土墩,而此次出土的 6 座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因而将 6 座墓葬均归入该墩。
[2]陈元甫《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 1999 年。
[3]周燕儿、蔡晓黎《绍兴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东方博物》(第 14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龙山大型战国墓》,《浙江文物年鉴》2004 年。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鼻子山战国墓考古发掘》,《文物》2007 年第 1 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试掘资料。

A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Tombs of the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t Bijiaoshan, Anji,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ji Museum

Abstract: The tombs at Bijiaoshan, Anji,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are dated in the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can be classified from the structure. There are a lot of unearthed artifacts. It makes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periods of tombs from the proto-porcelain and stamped hard potteries as well as the dates of these tombs from the known research dates. It provides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transition in Zhejiang during the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burial period of the tomb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Anji, Zhejiang Province ; Bijiaoshan ; the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 mound tomb